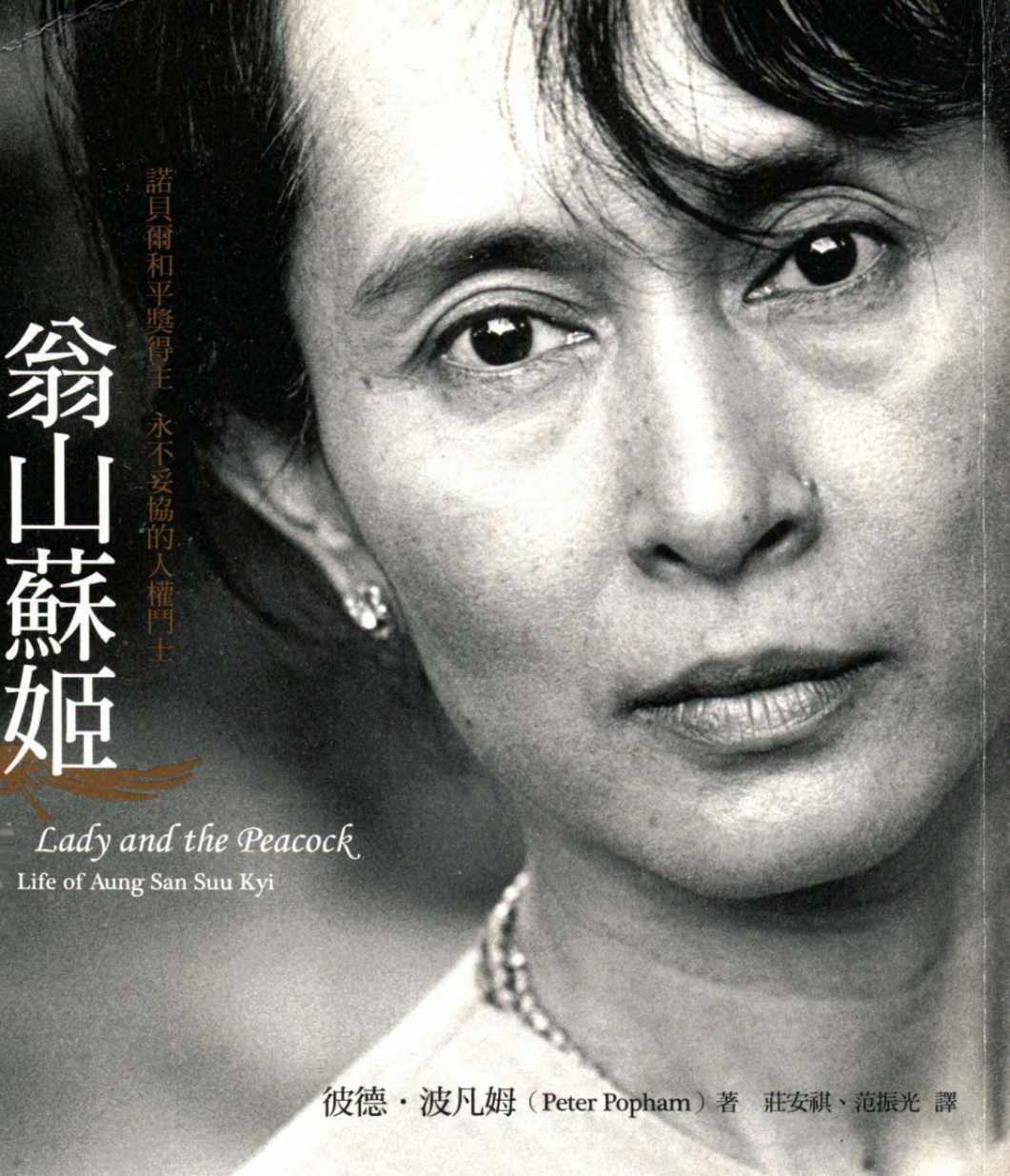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永不妥協的人權鬥士

# 翁山蘇姬

*Lady and the Peacock*

Life of Aung San Suu Kyi

彼德·波凡姆 (Peter Popham) 著 莊安祺、范振光 譯

她是全世界受迫害人民追求自由的化身！

我隨時都在想，  
這世界沉默而脆弱地等待地平線那頭悸動的第一線黎明之光喚醒，  
這教我無比感動。

——翁山蘇姬

聯經

翁山蘇姬是全球爭取民主與和平、反對軍權統治的象徵，  
為了爭取緬甸民主，過去 20 年她大部分時間都被軟禁。

1991 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。

2010 年美國《時代雜誌》將她名列在「史上十大政治犯」首位。

2010 年 11 月 13 日終於脫離軟禁被釋放。

2011 年榮獲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年度最佳政治人物獎。

2012 年 1 月以來，正式為其黨員展開拉票競選活動，

所到之處皆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……



### 感動推薦

她讓我們因自己與她同為人類而感到驕傲。這對我們的世界是多麼美好的恩賜，而本書又把它講述得多麼精彩。多虧波凡姆，我們才能讀到這麼生動的報導。

——屠圖主教

如果你在翁山蘇姬遭囚禁的期間，一直都在注意她的英勇事蹟，那麼這本書正是為你而寫……彼德·波凡姆以生動的文筆、信實可靠的資料，勾勒出翁山蘇姬不可思議的決心。

——英國女星喬安娜·盧莉 (Joanna Lumley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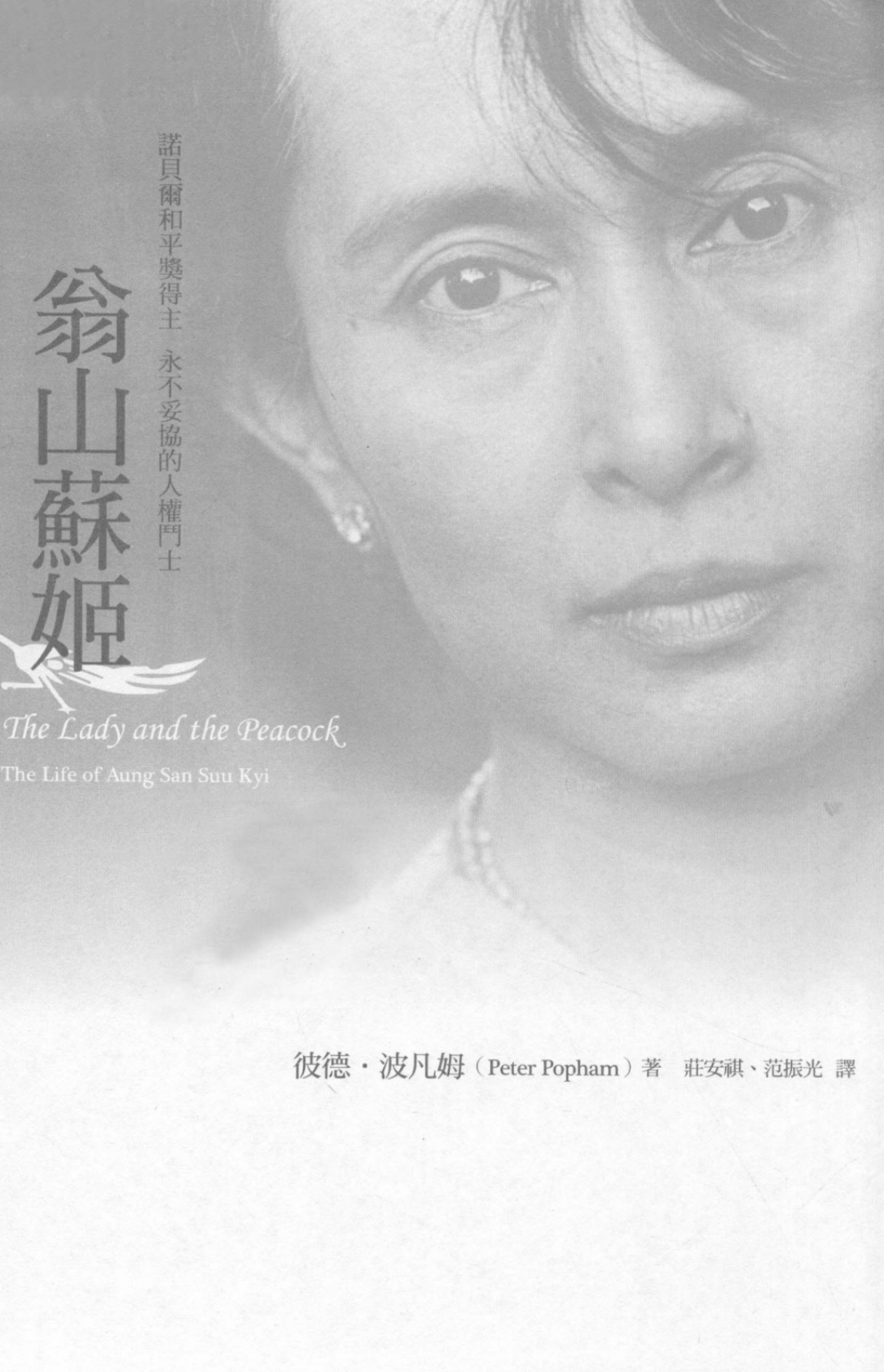
當

記

——前香港總督彭定康



分類：人物傳記、非暴力政治



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永不妥協的人權鬥士

# 翁山蘇姬

*The Lady and the Peacock*

The Life of Aung San Suu Kyi

彼德·波凡姆 (Peter Popham) 著 莊安祺、范振光 譯

People系列

## 翁山蘇姬

2012年3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420元

2012年4月初版第四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|
| 著   | 者 | Peter Popham |
| 譯   | 者 | 莊安祺          |
|     |   | 范振光          |
| 發行人 |   | 林載爵          |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 
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 
叢書主編電話 (02) 87876242 轉 221  
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 
電話 (02) 23620308  
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 
暨門市電話 (04) 22371234 ext. 5  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  
郵撥電話 (02) 23620308  
印刷者 文聯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 
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 
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F  
電話 (02) 29178022

叢書主編 林芳瑜  
特約編輯 李明芝  
內文排版 林淑慧  
美術設計 劉亭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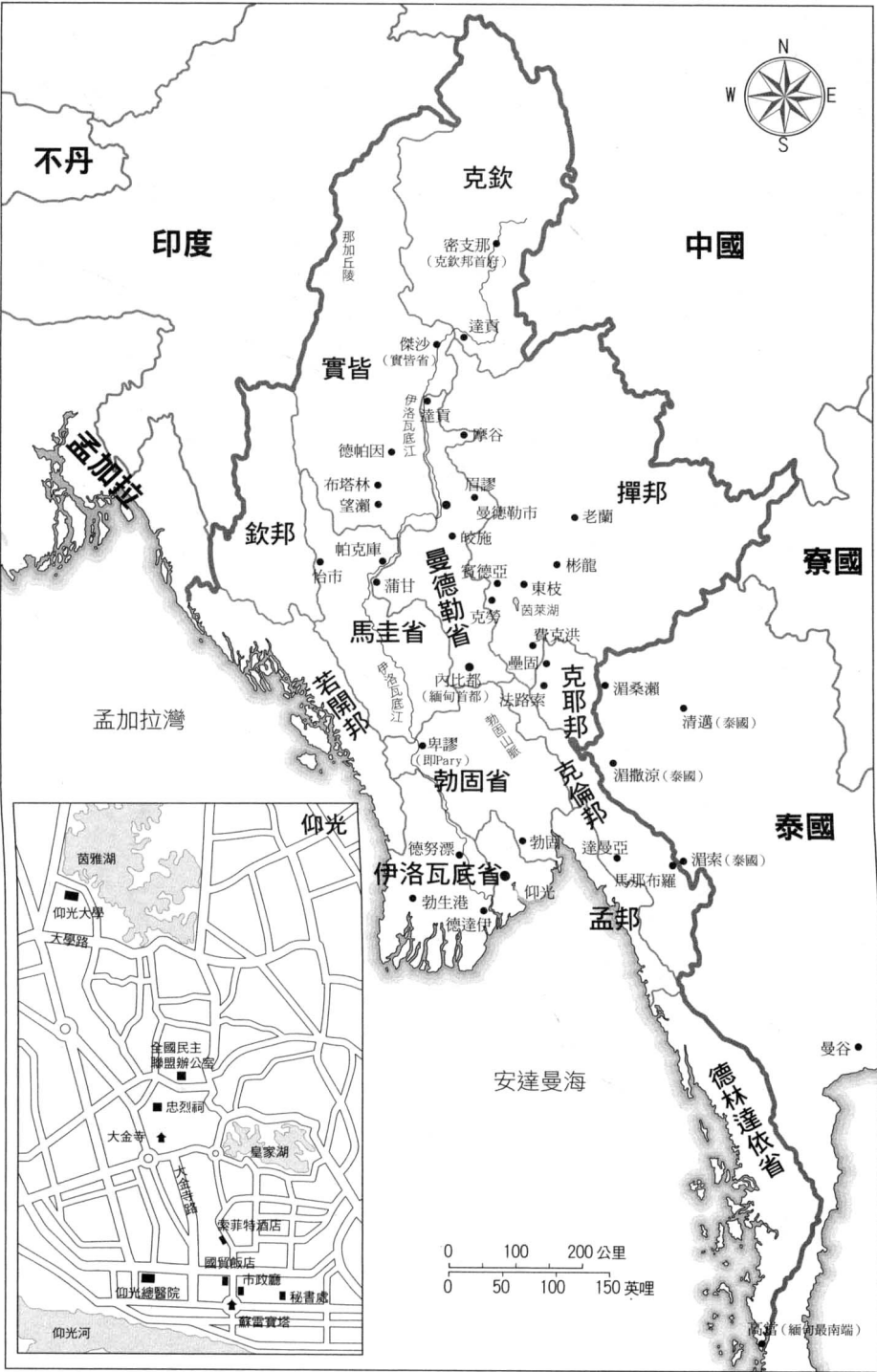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。 ISBN 978-957-08-3968-5 (平裝)  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linkingbooks.com.tw>  
電子信箱 e-mail: [linking@udngroup.com](mailto:linking@udngroup.com)

THE LADY AND THE PEACOCK by PETER POPHAM  
Copyright © PETER POPHAM 2011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 
Labuan, Malaysia.

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 
2012 LINKING PUBLISHING C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前言 1

ONE  
虎父虎女 7

TWO  
舞蹈的孔雀 27

1. 夜半鈴聲 29
2. 初試啼聲 48
3. 自由與殺戮 68
4. 葬禮 91
5. 迢迢旅途 111
6. 血脈相承 128
7. 反抗 143

## THREE

### 遼闊的世界 179

1. 女兒的哀思 181
2. 五人幫 201
3. 聖休學院的東方人 211
4. 抉擇 227
5. 女超人 243

## FOUR

### 王國的繼承人 269

1. 孑然一身 271
2. 壓倒性大勝 286
3. 國王萬歲 299
4. 諾貝爾和平獎 322
5. 英雄與叛徒 3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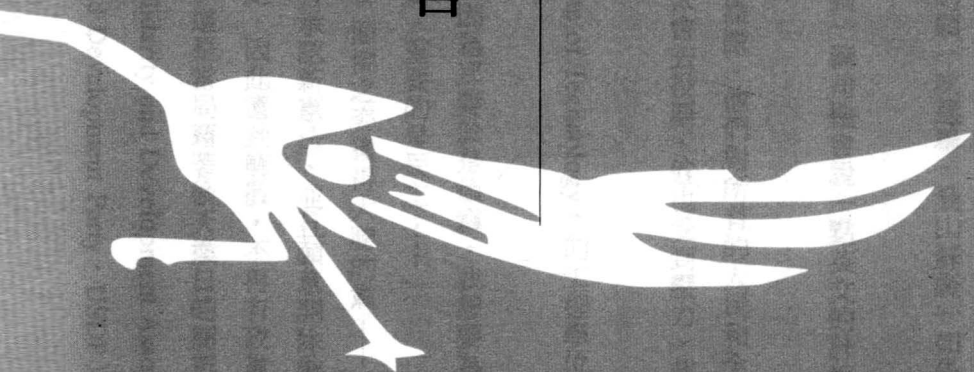
## FIVE

### 路線圖 361

1. 遇見翁山蘇姬 362
2. 夢魘 374
3. 袈裟革命 390
4. 孔雀效應 404

### 後記 419

## 前言





二〇一〇年十一月，緬甸正在籌備數十年來的頭一次選舉。翁山蘇姬一如先前七年一樣，遭軟禁在家。

投票前六天，我在仰光旅遊，運氣很好，招到一輛司機會說一點英文的計程車。我問他：「你會去投票嗎？」

「不會！」他說：「我不喜歡這場選舉，這是撒謊。他們對所有的人民和全世界都撒謊。他們很貪心！他們不知道什麼叫民主……」後來他說他太太會去投票，他也受到壓力，非去投票不可，他太太擔心如果他們不去，很可能會遇害。

他告訴我他拿到永盛科技學院（Inse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）的工程學位，因此我問他為什麼以開計程車為業？

「我開計程車，是因為我不想要為政府工作，因為那等於是偷竊。我想要為我的國家服務，也想要為善，不想要偷竊！對我們的人民，金錢並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民主……」

這是我畢生所見最奇特的一次選舉。先前以一面倒之姿獲得大勝的黨——翁山蘇姬的全國民主聯盟（National League of Democracy，NLD）要是肯承認新憲法，並且願意開除翁山蘇姬和其他所有遭到拘留或逮捕黨員的黨籍，就可以參選，但該黨拒絕，因此遭到解散，不再有政黨資格。而因此順理成章獲得勝利的最大黨，其實成立才不過幾個月而已，這是當局藉著偷天換日的簡單手法，把強迫所有政府員工參加的組織「聯邦團結發展協會」（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，USDA），改成參選政黨「聯邦團結發展黨」（Union Solidarity and Development Party，USDP）。其他參選的黨派，則

包括反對 NLD 黨中央不參選決定而分裂出來的 NLD 黨派。

在競選活動期間，仰光的氣氛很平常，既沒有選舉會議，也沒有張貼海報，更沒有裝著擴音器的宣傳車在大街小巷穿梭，鼓吹各黨理念。唯一跟平時不同的，只有 U S D P 豎立的幾個看板，和緬甸國營媒體《緬甸新光報》(New Light of Myanmar) 敦促人民投票的日常說教。

「選民可以選擇不投票，」其中一篇文章這麼寫道：「但是煽動人民抵制選舉的人，可處一年以下徒刑或十萬緬甸幣 (Kyat) 的罰金，或兩者俱罰。」

報上登了一幅卡通，一群笑容滿面的公民大步朝著刻有「多黨民主大選」的拱門前進，前方是玻璃和鋼鐵摩天大樓構成的現代城市。圖說寫道：「和平、現代，和已開發的民主國家。」其中一個人人民說：「攜手合作，目標在望。」

同一份報的另一篇文章則回顧過去：「二十年前曾經有過選舉，但結果並不算數。那次選舉毫無意義，因為候選人沒有任何目的、目標和規則就開始起跑，就像盲人走路一樣。」

雖然媒體可以談一九九〇年的選舉，但所有的印刷和廣播資料，都刻意抹除了翁山蘇姬及其同志所做的一切。

一九九〇那年大選的真正特別之處，是因為投票和計票還算公平：這也就是全國民主聯盟及其友黨（掸邦眾民族民主聯盟等）之所以能得九四％席次的原因。其後緬甸當局煩惱了二十年，想要擺脫那羞辱的記憶，並且設法取得合法執政的地位。這次的選舉便是他們最後選擇出來的遊戲方式。

如果選舉自由公正，他們所挑的人選想要當選恐怕不大可能，因此他們不希望有外國人打探選情。

他們嚴辭拒絕了請求前來觀察選舉的外國單位，也拒發記者簽證。而我則是以觀光客身分獲准進入，一如先前的情況一樣。

這次選舉最明目張膽的作弊方法，就是事先嚴格管控投票，國營企業的員工等人都被迫投票給緬甸當局的代理政黨。「我們討論如何讓仰光的三十個民間團體成員事先投票，」USDP的一名官員告訴緬甸流亡記者經營的新聞網站「伊洛瓦底」(Irrawaddy)。公務員和包括紅十字會及消防隊等其他執政當局的相關單位，也都被勒令事先投票。如此這般的動員投票——時間往往是在大選之前，也就成了類似軍事作業。至於在反對派有任何可能獲勝的仰光選區，則以做票確保執政派的勝利。在投票後兩天，USDP的高階官員就告訴法新社說，「我們很高興贏得了八成的席次。」但卻沒有說明任何細節。那時我和其他幾名臥底的記者已經被逐出境，我是在泰緬邊境小鎮湄索(Mae Sot)的「全國民主聯盟—自由地區」(NDLA，在緬甸境外運作的全國民主聯盟單位)觀看此次選舉的下一幕。

雖然翁山蘇姬一年半的軟禁刑期已經在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到期，但一直到最後一分鐘，大家都還不知道她是否會獲釋。不過她的政黨很樂觀：「沒有法律依據可以再羈押她，」她的律師說。兩天前，全國民主聯盟的女性黨員已經開始清理該黨的總部，並且修理冷氣機。在她軟禁期間，這裡幾乎一直都關著大門，停止運作。

在緬甸的監獄中，還有大約兩千兩百名政治犯，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五點剛過，翁山蘇姬七年半的軟禁生活終於告終。《洛杉磯時報》報導：「那天下午五點十五分，荷著步槍，拿著催淚彈發射器的士兵，推開了大學路上帶刺的鐵絲網路障，一群支持者由最後一百碼開外衝進別墅大門。二十分鐘後，一

名嬌小的六十五歲女性由紅色的刺籬伸出頭來。」

民眾吶喊道：「翁山蘇姬萬歲！」「很高興見到你們！」她喊道，在群眾的歡呼聲中，幾乎聽不清她的聲音：「我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你們。」仰光不再是戰俘營。「有些人高聲啜泣，許多人落下眼淚，人人都大喊敬仰和愛戴的話語。」倫敦《泰晤士報》十一月十四日這麼報導：「有十分鐘，翁山蘇姬被群眾的喝采聲包圍，什麼都不能做。」

就在前一週，一名剛坐完十九年牢獲釋的全國民主聯盟創黨元老告訴我：「我和其他人獲釋時，就像為盆裡的花朵澆水——植物能起死回生，但就僅此而已。但翁山蘇姬獲釋，則會像雨季開始，整個鄉間都將是一片綠油油，百花盛開。」這樣的氣氛的確持續了一段時間。

緬甸的軍政府這一手牌玩得高明。在接下來迴響全球歡天喜地的慶祝喧鬧聲中，前一週駭人聽聞的選舉欺騙行為，已經完全被拋諸腦後。

虎父虎女

ONE

TWO

THREE

FOUR

FIVE





翁山蘇姬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結束軟禁生活時，如百合花一樣容光煥發，彷彿剛度完假似的出現在眾人面前。軍政府雖然在禁止她參加的選舉中動了手腳，讓她邊緣化，以保證軍方的代理政黨獲勝，但一切都改變不了什麼：她家的大門受到成千上萬支持者的包圍，他們勇敢地面對當局的震怒，這是八年多來仰光首度出現的群眾歡欣鼓舞景象。

翁山蘇姬自從政一開始就遭到當局抹黑，說她是西方的「海報女郎」。如果這樣的稱號在一九八九年純是誇張，那麼到現在卻可以說成了輕描淡寫，因為如今她已經是舉世政壇中從未當權、但卻最有名的女性，是繼已故的聯合國秘書長宇譚（U Thant，一九六一—一九七一擔任聯合國秘書長）之後，最有名的緬甸人物，同時也和達賴喇嘛同為繼聖雄甘地之後，以非暴力政治反抗而名聞遐邇的指標。對全球數千萬不知道該如何唸她名字，也不知緬甸究竟在哪裡的人來說，她是個十分熟悉的身影。

但翁山蘇姬在成為政治明星之前，並沒有採取任何非常手段——她堅持大家視她為家庭主婦，因而使許多人低估、輕視了她的力量。

宇譚的孫子宇譚敏（Thant Myint-U）在《大河迷失的腳步》（*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*）一書中細數殘酷軍人的年代，只把她當作一個腳註。麥可·查尼（Michael W. Chaney）的《現代緬甸史》（*History of Modern Burma*）則以緬甸當局的角度，視她為外國威脅的象徵，而非正面的改變力量。先前傳記作家賈斯丁·溫特爾（Justin Wintle）更是由她的生平得出了古怪的結論，認為她的命運是自找的。「翁山蘇姬成了完美的人質，」他寫道：「因為她自己的不妥協而遭囚禁。這隻鳴鳥的自由有個沒有人能、或者敢付出的代價。這個最新的非暴力門徒，被她自己的信念所束縛。」

把翁山蘇姬被囚禁多年歸咎於她自己，就像責怪聖女貞德被綁上火刑柱上一樣令人匪夷所思。但由某個方面來說，她遭軟禁的確可以說是出於自願，而這也是她長久以來幾乎獲得所有緬甸人民一致擁戴的原因。

翁山蘇姬的軟禁和曼德拉在羅本島（Robben Island）監禁二十七年不能相提並論，因為她和曼德拉不同，她隨時可以離開。在一九八九至二〇〇九年的囚禁歲月中，她隨時可以撥電話給當局官員，收拾行李，向忠實的管家和同伴道別，坐上計程車赴機場搭機離開。但她這樣做的必然後果是她的護照會遭註銷，此生再也不能獲准返鄉。而如果她飛往外在世界安全溫暖的懷抱，也會證明政敵的抹黑是確實的，這是對擁護她的人民最嚴重的傷害。

她幾乎不太談論這項選擇，很可能是因為這觸及她自一九八八年以來，最私密也最痛苦的生命層面——刻意放棄了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。然而這個選擇正是當權者用來折磨她的方法，尤其是在一九九九年一月，在她頭一次遭軟禁刑期屆滿四年之際，由牛津傳來她的先生麥可罹患攝護腺癌，將不久於人世的消息。即便如此，再加上包括查理王子和蒙巴頓女伯爵（Countess Mountbatten）等地位崇高的朋友為她請求，緬甸當局依舊拒絕發給麥可簽證，讓他回來看她。其意圖十分明顯：讓她不得不接受的親情的召喚，飛往英國的家去看他，一如九年前她飛回仰光來探望自己臥病的母親。但她知道自己一旦出境，就永遠無法再回國，因此堅決不肯這麼做。而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認為她缺乏女性柔情的人，也因她此舉更認定他們的看法沒錯。不到三個月，麥可便撒手人寰。

因此，溫特爾用「不妥協」一詞來形容翁山蘇姬遭軟禁這些年來的態度，或許可能是正確的。若是